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字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賈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楊其梓

欽定四庫全書

定宇集卷十一

元 陳櫟 撰

啟 疏 文

發解謝路總管張公啟

并辭會試

學生陳某啟右某伏蒙頃給省府解據叨中鄉試  
第一十六名者伏以鳳詔天頒初試紫薇之省鵠  
袍星列兆分丹桂之枝若僥倖然有網維是竊唯  
科目久行于歷代弊端莫甚於過年經穿鑿而不

根文浮華而過實士鮮學問國奚取於若人世茂  
事功衆遂疑於吾道誰謂昊天之不復必待聖人  
而後行洪唯我皇作新多士舉祖宗欲舉之典豈  
唯發第以決科善海宇本善之心教以明經而修  
行鳶魚飛躍鵬鴉橫翔戰藝江浙之鄉闡餘三十  
路登名賢能于天府纔廿八人自筴哀頽敢儕英彥  
如某者箕裘舊業簪紱寒宗心繹四書何待今日腸  
搜千卷已迫暮年本無一毫欲進之心忽際千載難

逢之會庠序不令其知覺名遽報於廉車縣路遂見之  
施行據例申於省戶無僕而挈子以往之輿而行陸以  
還嗟樛櫟之散材勞桑榆之晚景艱辛萬狀病足甫瘳  
驚忝一名驚心愈甚單薄敝縕敢言觀上國之光羞澁  
空囊何以涉脩途之阻顏駟已老揚意徒逢加孟德頭  
風之忽纏似王式造地之時作茲蒙敦禮亦旣優隆分  
今膳學之資倣古續食之意然瘡病之勿遣具載漢書  
雖俊造之同升有慙國士况衆人方勞於競進而小鳥

獨倦於知還是惟不聞當蒙見憫知感知自以謝以辭  
茲蓋伏遇總管大叅相公先生政比龔黃名齊召杜親  
迂熊軾之貴旃特出於邦郊俯憐鮒輟之窮恩不垂于  
江水豈忍下士之危苦願申大府以保全倘沐矜存曷  
勝欣幸某敢不隨其未沒之齒欣茲尚在之心雖不能  
如晁董公孫芹君父而廣千言之對或可以紹周程朱  
氏模弟子以綿一脉之傳感德彌深脩辭祇淺謹奉啟  
事躬詣台階塵獻伏惟台慈俯垂鑒念不宣

答黃求心賀發解啟

眷契弟陳某右某啟伏以試紫薇省浪戰千二百人之  
場分丹桂枝濫滿一十六相之數未謝切磋之益先厯  
慶問之貽衮褒過情圭復增愧恭惟府博翰林求心先  
生江夏望族紫陽碩儒州麾制閫之世科早宜青氈之  
繼繼李考月書之都選纔立赤幟以頻頻此行偶魚漏  
於網中高舉仰鴻冥於漢外新聞長道價而倍收實效  
豈比冒文聲而徒竊虛名因傳末交亦與後榜諒為吾

徒而增喜亟令子墨以騰緘君實景仁有如同氣而異  
姓王楊貢禹何當在位以彈冠好切于心如出其口不  
覺脩辭之過遂忘執禮之恭某壯志已灰衰髯盡白近  
既行而中悔懼冬仲而遠征旅館之題欲塗烏本心可  
見文卷之成僅塞白同志所知餅不可餐而雷殷于中  
衣雖徒掛而日逼其上初殊苦甚後略如之蔑春蠶食  
葉之從容騁渴驥奔泉之迅速使力嘗盡復吉不分未  
必癩頸之陳三遂遠舉首之王十今亦幸矣尚何言為



然汗顏浹背之時至越南而尚病當墮指裂膚之候詣  
燕北而豈全兄尚為憂我寧不懼惟冀斜日得保餘年  
其讓諸子以步瀛州踵晁董公孫之對尚與先生而宗  
洙泗翼周程朱氏之書權謝臯楷鑒融榮幸謹奉啟事  
申謝伏惟尊慈俯垂鑒察謹啟

代竹所賀吳教諭南憲發解啟

伏以司泮宮而發解歸去來兮謁吏部而超遷自此升  
矣喜初回於繡嶺信增耀於錦鄉足為深欣矧蒙造就

恭惟州來季子之裔紫陽闕里之英倚元亮之南牕卓  
然素志仰退之之北斗賴此羣心起長泉壑之堂兼教  
桑梓之郡望近孚于青佩聲遠播於金臺又據臯比乎  
兩州凡新鳳厯者十載處士星照少微之閣既書檠之  
分光嚴灘月流子陵之臺復詩囊之爭響博士凡三為  
矣天池其一飛乎雖墨綬雖朱幡徒發勞人之嘆必粉  
省必黃閣始究真儒之功庶幾可文學之鄧元侯遠紹  
若敵國之大司馬敢述輿頌豈曰私言某樸樾微材葛

藹同本實三生之厚載荷一見而垂情久慕客星因束  
書而來訪蒙庇宗老蓋倚席之懷慚孤金鑄而條去條  
來伏玉成而善終善始豈無他人不如同姓非徒藉提  
挈于今茲先收棟梁次拾桶糠殆又賴悁悁于他日其  
諸贊慶罔既敷敷

賀吳竹所授本邑教諭啟

伏以花縣比子男之國有序有庠木鐸振父母之邦善  
教善諭劄頒藥薇之省譽馳芹藻之濱位雖淹于三年

歡已騰于萬口恭惟儒林先覺侯泮名流華胄遙遙世  
不乏于李子竹香細細日何可無此君推經筭之素充  
美筆鋒之最銳圓文婉陳君舉讀之若盤走珠講篇肖  
陸象山聞者將汗流雨衆瞠其後多瞻在前沿沂紫陽  
四書之源漫潤嚴陵七里之瀨業講魯齊之會聲在梁  
楚之間盍自此而橫飛乃不屑乎躁進茲受知于當路  
遂職教于家山喜氣播殷雷之聲迷途望標月之指臯  
比肆展新青衿多出舊青衿塵尾重揮昔絳帳宏為今

絳帳矧初新于品式值首飭于冠裳手板雖槐壁珪攸  
始身章方褐金紫所基更兼樸角之橫烏換却深冬之  
立鵠觀瞻聳若模範偉然竚聽橫經之精微頓洗倚席  
之塵陋新嫩士習不愧盤洲之學碑大振家聲盡發端  
翁之詩蘊某蘭交素比相悅尤深僭成四六之鄙辭畧  
寫萬一于盛事先生自此升矣將收為明堂之棟梁小  
子其何述焉更願紹中林之蘭蕙鋪荼罔極悃悃徒增

寄馮伯田先生啟

伏以清新庾開府久慕詩聲聰明大馮公今瞻道貌不  
得拜於席下殆虛生于世間謹脩函丈之恭略紆方寸  
之悃恭惟路觀察判秀石先生儒林老宿喬木故家由  
鴻石以來接東魯淵源之正自蠶叢而出稟西州流峙  
之英文章鎮于東南學問根乎家世紛若麒麟援幻海  
市以誰存詭然蛟龍翔歸靈光之獨在莫施所蘊大肆  
厥詞平生幾千篇近不屑西江之派挽回數百歲直遠  
追唐世之豪萬戶可經三公壓盡妙哉吟卷長流天地

之間偉甚聲光若引星辰之上聿敦棠棣言觀泮芹遂  
令萬仞之屏盡識二南之範天開幸會人賴作成向者  
味先生之詩僅得諸虛谷之序芬芳一變何如列鼎之  
全珍清泠半瓢孰愈飲河之充量今願竊有請也不識  
可得見乎某硯鉄未穿髮霜已染假鄒君之館餘二十  
年補魯泮之員才三兩載幸入大聖爐錘之造略聞中  
原文獻之傳塤箎之吹式和金石之音復振子由之為  
陳教適復遇坡老之來文潛之事黃門要亦為長公之

客倘與其進敢昧所傳

寄呂教授求杉籍啟

伏以效顏淵之潛心素知尊於聖道如子春之傷足恐  
或戾于齋規謹殫拙訥之辭仰致圓融之懇竊惟州縣  
立學雖有遠近之殊國家待儒初無彼此之異惟自嗟  
于困頓難常窘于奔波必將適百里而宿春糧始能每  
一月而陪釋菜貧寧辦此病復謂何如某者少也不如  
老之將至禿鶯可笑久如韓子之頭童鵠見憂復類



叔山之趾兀名久掛于學校身樂就于範模業在芸人事難由已無東家蹇驢之可借惟南阮犢鼻之自慙與其默默而遭譴訶孰若拳拳而聲悃悃謁殿稍近姑願附于邑庠醫療隨常容再還于郡泮尚冀蛾子之時術豈終鷁陣之退飛矧在邇年爰多舊例如金同舍葉同舍之有請蒙楊先生鮑先生之見從引援以言凌兢曷已自非明哲父師之在上孰養疲癯弟子之不中茲蓋伏遇允矣儒宗蔚然壽俊鍾奇廬阜傳道學于一燈擢

秀橋門振文聲于六館屢超泮水聿來富山鋪張白鹿  
之遺規訓迪紫陽之闕里遂令礪質亦累鑄爐今茲憂  
病而憂貧幾若自踈而自外然異世能啟洙泗之堯舜  
而一時難化唐虞之共兇豈過之云乎亦心親而已倘  
許其便寧昧所傳某敢不鏤骨銘膺銜恩報德益加鞭  
策不負甄陶豈必朝夕于旁在楚猶在晉也誓將心目  
常見于墻復于羹焉翬翬有懷唐唐罔既

謝曹弘齋撰族譜序啟

伏以族冷如冰名愧舊爐之鐵文華於袞價增敝帚之  
金聿降錫類之仁辱取敬宗之義榮實均于同派感豈  
獨于私衷竊惟本支所貴于有圖文行豈容于無紀故  
族譜法明允自先世而已傳然事狀效履常亦後人之  
當務不量輕率略效編摩非印正于名公難灼示于來  
裔因輒過門而弄斧豈期閉戶而造車茲蓋伏遇某允  
矣儒宗蔚然壽俊為貞元之朝士不愧初心聞正始之  
遺音樂傳晚進致令狂斐獲遂依歸悔不早于擔簦詎

敢云于傾蓋謁臯比而蒙倒屣揮麈尾而許對床因出  
汗牛之書俾遂窺豹之願乃知家乘正續三編爰篤宗  
祊已先一著自厚葛藟庇本根之愛因興草木同臭味  
之憐不吝溫辭增輝寒族褒嘉過矣慙竦若何拈策第  
之相仍使其知本乎祖悼決科之悠邈勉以不慚乎天  
樂石意深珠璣辭溢某敢不益加刻勵期稱獎題不亢  
身焉亢宗惕若綿力薄材之懼自成已以成物侈哉殘  
膏賸馥之霑感刻何窮鋪荼罔既

賀金滄洲六十啟

恭審欣遇壽辰有殊常歲六十花甲從頭喜于又新八  
千椿年倭指延于惟永稱觴莫遂揮楮以陳香雲想繞  
于滄洲歡聲更殷于京兆族茂而貂蟬熾競觀戲綵之  
重重春歸而櫻筍來且樂傾盃之灑灑芹贄良眇莞頓  
為榮

賀山泉汪氏娶溪南吳氏女啟

蘭階喜溢梅實吉臨在戶三星光照山泉之下盈門百

兩來從溪水之南名不果于鳬超誠略將于燕賀延陵  
禮樂已先傳世世之芳內翰文章定永紹猗猗之譽甚  
慚輜瀆所冀莞存

復襟兄賀生女啟

昨之甥館幸親炙于譚私茲辱管城特遠貽于谷扎剝  
封莊誦隱几懷慚乃以蝸廬遂符虺夢既殷勤而慶問  
復璀璨以寵頒下拜周章中藏感激彭澤慰情之語雖  
則云然茶山少盜之吟寧無可笑亟茲展謝尚需嗣陳

賀趙巽齋生曾孫啟

恭審于門善積謝砌瑞重託橘頌之曾枝孫又生子表  
萱叢之豐本高遂見玄三日氣見于食牛盈月標覲于  
峙鵠某莩盟有忝相悅惟多采彼香芹列諸副楮聊申  
燕雀之賀用慶鸞鷟之奇踰九襄望百齡頻稱觴而上  
壽誇一門聚五世想含飴之開顏盛事誰肩非辭難罄

賀吳南憲授婺源州同知啟

名夢炎

解篆花封疏恩芝檢牧文公之闕里風月平分比彥章

之鄉州城郭至重民方歌于來暮公暫賦于閒居某初  
忝筭盟尤深相悅謹脩尺牘用表寸衷衣錦何殊本新  
安郡之疆域把麾甚樂紹江南守之治平

賀汪溪金清父孫成婚啟

茲以震子成婚冢婦協吉自延陵之華閥兩小無猜配  
滄洲之聞孫二美允合花燭燦燦桃葉蓁蓁禮漫存羊  
賀已幾于後至傳誇占鳳昌必應于先占輶瀆甚慚莞  
存斯幸



賀古墩嫁女啟

玉愛之歸及時桃華正灼金屏之開有日蓉褥將門矧  
肺腑以連姻宜手抃而交慶夫以月上之宜室何殊靈  
照之在家遇米鸞之仙想沸歡聲於韓土得乘龍之壻  
應多喜色於吳門寓敬茶香傲榮光粲

賀吳子靜娶冢婦啟

恭審二陽之月三星在天詩詠標梅屬長子之主器禮  
嚴采漆迎爾相以承宗向平之畢債將新為賈之稱賀

敢後羸肩初解異羽先鳴有媯遠育姜宗婦道豈殊于  
臣道吳氏世生李子今人何遜于古人期望頗遙涵容  
是幸

答呂竹窓納幣啟

憲繞子猷之竹市隱甚高居同謝安之墩山棲自適好  
允諧于二姓盟實定于一言伏承魚書之雲綯鴛錦之  
霞明味叶蘭金榮深葭玉申國教法嚴甚定成令子之  
達材處默嫁具蕭然敢援昔人之佳話權謝不恪揆叙

未央

賀汪覺翁授府判啟

恭審芝檢榮膺竹符分佐江西地千里推吉水為名州  
斗南公一人枉高材而俯判勅書星耀喜氣雲蒸賀敢  
後于常倫分况居于世契莫將尺楮爰采半芹以斯道  
覺斯民志本同伊尹之志佐天子相天下堂期新伯產  
之堂贊頌深涵容是幸

楊學正啟

載道脉于南紀濟美龜山續詩派于西江齊芳誠叟喜  
正始遺音之尚在嘆貞元朝士之無多漫仕而不擇官  
分符而居為正

趙學錄啟

大雅不羣英材無敵演迤天潢之舊派公子翩翩壯觀  
星水之新州人物表表將縉紳于朝著姑領袖乎儒流  
發軔仕塗弭節鄉校

謝送蟹啟

伏辱郇雲特貽郭索好詞婉白既誇蠶白之辛半穀含  
黃雅稱橙醯之醢居然蒙此何以報之愛公子之無腸  
固合蹣跚于湯鼎非吏部之左手安得拍浮于酒船得  
之若驚言不盡謝

約族人葺鬲山祖墓疏

伏以人本乎祖年代遠而易忘精至于神祠墓存而可  
攷惟我陳氏實望他宗粵從唐末之時來自嚴陵之郡  
居藤溪里歷世熾昌塋嘉善鄉一方尸祝為潁川之始

祖號鬲山之府君廟貌雖嚴丘墳漸圯夫以總總林林之里社尚致敬于鷄豚豈有繩繩蟄蟄之子孫乃不如于豺獾雖歲年之已久然地里之非遙今當大德甲辰議就季春穀雨敷青蚨之現鏹標白蝶之寓錢因葺眠牛之岡瞻遺像洋洋如在庶生下馬之敬覘吾宗世世常興凡預茲行請題于後

修築貯水塘疏

伏以復鴻潦之波兆朕應繇黃鵠灌鱗圖之畝修築須

頌青蚨惟茲延充塘素為亢歲備中因廢弛久莫支吾  
是以當炎官火傘之張欲救禾苗焦卷此乃類海洋尾  
閭之泄惟見泉脉乾枯枉怨天時坐失地利今將效甃  
浮圖之起廢其可令巧媳婦之擎空期協衆心規增舊  
製加塍圍白虹之隱隱儲水滌綠鴨之粼粼弗為胡成  
有備無患凡今番出費之戶即他時承溉之田詳具于  
前幸題于左畚若雲杵若雨興工行見一新稼如茨庾  
如京獲利定應十倍

新塘嶺施水菴疏

伏以一間佛屋與白雲分幾蓋義漿如甘露美惟此新塘嶺實為古路頭宜建亭憩足力之疲勞將施水潤舌根之枯涸雖略經始誰與成終證盟藉普陀觀音質慈悲而無愧圓覺投檀那施主信福壽之有歸

星洲寺疏

伏以星化石而羅洲渚寺已半于千年木經火而飛烟埃工欲施于一旦夫豈小力量能成大規模將悉憑月



斧風斤盡與新寶坊金地頂禮檀越心發菩提化筆大  
書而特書景福已至而益至認祖師西來意象教莊嚴  
符莊子南華經鵬程奮迅勤拳誦波羅蜜報答結歡喜  
緣乾靜專坤動闢實上祝聖神萬萬之年革去故鼎取  
新豈但庇前後三三之衆

心田菴上元疏

伏以珠緯躔十二官萬民司命璧月明三五夜一歲上  
元當天官賜福之辰正人世奏星之日受錄者乘茲而

閱錄有生者期至于長生災曜伏吉宿臨幹神機于道  
域修禮耕陳義種分善果于心田祈壽年華請書初度  
謹疏

定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定宇集卷十二

元 陳櫟 撰

記 銘 贊 賦

謙齋記

謙之象見於易謙之說見於書伏羲畫卦於艮下坤上名之曰謙未有辭也人未知謙之益也伯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雖非論易謙之益明於此文王為象辭始曰謙亨周公為爻辭

始於謙工三爻皆吉利餘六十三卦則六爻未有  
純吉利而不凶悔吝者夫子為彖傳始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純用伯益之辭之意不過以虧代損以  
盈代滿而謙之益於是大明謂非祖書之說以贊  
易之象可乎同邑謝君益字謙甫儒家稚弟以儒  
習吏退食燕坐之書室扁曰謙謁記於余余辭謝久  
之請不懈則諭之曰謙之理具見易與書中先儒發  
明無餘蘊何用後學重下註脚君其書伏羲之卦伯

益之贊於齋壁而潛心焉漢名卿自鄴侯而下多由吏  
進身君能心謙之理而充之無一念不謙無一事不謙  
今日之習為吏謙之卑而不可踰也他日之由吏以進  
身謙之尊而光也全受謙之亨吉利而無他卦爻凶悔  
吝受益孰大於是謙人道也益謙天道也人道盡天道  
見矣謙甫以此為予之言乎非也予聞之先儒先儒聞  
之伏羲伯益文王周公孔子伏羲伯益文王周公孔子  
聞之天

養心堂記

養心之義於軻書屢見養心二字於寡欲章特見周子  
究極孟子所未言至矣婺源王君澤遠揭二字扁其堂  
寄聲徵記於予予學素昧重以存菴胡公之言敢不勉  
為之言竊謂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周子不欲學者僅至  
寡欲而止故以大賢以上之無欲望之無欲故靜尚包  
涵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遂究極說非可泛責之學者也  
孟子欲學者之養心必自寡欲始故以寡欲而心存望

之存即養也心為性之邪郭欲為心之蝨賊養心不自  
寡欲始不可也孟子本章辭不待贅竊謂寡欲養心在  
大學屬誠意正心盡心知性在大學屬致知格物非知  
性盡心以致其知誤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其於欲也  
雖欲勉強以寡之東室而西流朝雉而暮出求寡其欲  
憂憂乎其難哉必知性盡心以致其知則見善既明用  
心必剛更加誠意正心之功庶幾欲可得而寡矣勉勉  
循循而不自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未必不由此而進

者點雪不容於紅爐水漸自釋於旭日非寡焉而猶留其根也蟬脫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是心也始焉操之而後存今焉不待操而自存矣堂不在堂此心即堂升高明正大之堂入蘊奧精深之室是由孟之寡進周之無於以養心其至矣乎既以復王君且以自勵云

朝陽樓記

朝陽樓子西金侯之所創也其先君子桐岡公捐館之一月侯聞計自江陵官所奔歸水陸三千里以十有一



日而達又二月即其祖宅之東建為樓三層高明宏敞  
不二三月竣事亟為之者何承先志也其名若何標先  
字也祖居西澗澗之東可一樓其地數十弓犬牙入隣  
壤樓幾無地起兩世數十稔欲之未得候以大義交相  
感樓址甫完書所云考作室厥子構者此樓之所創也朝  
陽之云見於卷阿桐岡公字實本諸此自雅號熟齒頰  
字鮮克知樓歸然宅東大明東升樓先受日公之音容  
日遠日忘登斯樓也旦旦寅賓思親而不得見見朝陽

如見其親焉揭而彰之示不忘親此樓之所名也澗之西瀕澗舊有亭侯鼎新之夾澗有梅益增植之取其尊先大父主簿公之舊扁曰春先者扁之主簿公遊國學登上第春先事業受用未盡標以遺後之人侯不忘祖訓復揭以期子姪朝陽之樓不忘父也春先之亭不忘祖也雖一樓一亭而倫紀關焉斯亭一澗隔之欲登樓由宅門度壽安之橋不翅百舉步始克旣乃橫一橋屋其上為舟形以通之扁曰橫舟雖狀形紀實亦不無意

云

等慈菴記

休寧於新安為縣縣之南有黃原原有等慈菴菴之僧  
有碧菴上人永寧以其出倫紀人而其事闕倫紀可尚  
也已菴肇基唐貞觀間寶臨溪方興寺支流久為祝聖  
道場燈燈相傳宗風克振今菴主心菴潛上人碧菴師  
也碧菴出率溪何氏先世宗博公昂為時名卿其後仕者  
相踵父原清文學世其家享年六十有二母程氏合美

媿德享年八十有四碧菴生官宦儒家十有三歲出家等慈二十六而祝髮附方興南院籍身出家心不忘家也葛藟之本根蓼莪之生育切切於衷苦心劬躬銖累分積買田十畝以兄次子本中純孝嗜學可託也祝之收所入永為烝嘗資又買田入菴之常住囑其徒為奉先世祀畝數亦如之僧俗表裏相交期為悠久其用心亦密矣自大德九年秋九月肇此謀至十年春正官有旨僧續置田土許歸併元籍中甫克立文冊謂竟其志詎

知事有不然志猶未竟延祐元年春閏三月不戒於火  
庵燼焉二年夏午檀施重構規模視前益崇以敬衆緣  
所不逮倒鉢囊足之又自建鐘樓於門之東偏安何氏  
神主其下前所云囑其徒為奉先者始有定所又懼久  
而易泯也將錢之石而屬筆於予奉先之田皆詳諸碑  
陰庶竟其志吁其用心亦遠矣予竊謂凡佛所宮一是  
皆祝萬壽為本尊君也君身所自立也鮮聞以報親為  
務如碧菴者親身所自出也謂事闕倫紀非與此固儒

家說也而實亦佛家說按四十二章經有人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親二親最神也旨哉言乎儒佛有異教教以孝無二理天典民彝人孰外哉然不於他寺若菴乎見惟見諸等慈何以故碧菴儒家子故耳昔墨者夸之莖其親厚孟氏質之引儒道以對先儒謂其援儒而入于墨子謂非儒家子濡染倫紀之教不能因墨而通於儒碧菴何宗博之裔其墨名儒行也亦宜予故曰以出倫紀人而事闕倫紀可尚不可尚哉表而出之非徒為

學佛者勸亦使儒名墨行者媿矣事勒堅珉世謂不朽  
然石可泐碑可仆其文章不可磨文豈不壽于石矣乎  
若予者非老于文學且自棄於時其能壽於石以垂不  
朽乎抑昔東坡與維琳同生寄之詩曰與君皆丙子今  
予於碧庵有劉白同壬子之宿緣此遂不復辭云延祐  
五年六月十日

星洲寺記

星洲寺以地名寺也溪南涯數鉅石怪竒突兀旱不

趾露漲不頂漫寺門面之相距約百舉武嘗聞地之石天之星也證之春秋傳邵子說地理書靡不合金華仙之詩尤切曰星宮著地化為寶坊是也今寺獨擅此勝非得地歟寺始創於唐太宗貞觀十年丙申立公開山僧也三代而下最稱太平未有及貞觀者此寺之建首逢此時非得時歟始建迄今六百八十有九年嗣而堂構代不乏人寺僧一榮自咸淳癸酉祝髮劬躬節用為寺出力三門寢堂土地神祠鼎新為之佛殿鐘樓則盡



壞而葺之他如塑繪圻鏤鑿築甃等殆不勝書亦既  
完美延祐甲寅不幸燬於火僅存藏殿寢堂又能硬着脊  
梁心弗退轉經始于乙卯陸續於累年佛殿重營厥費  
頗夥倒已囊罄已田用潰于成塑像制器種種漸備用  
鈔以錠者十計持鉢所獲者居什之一其徒大椿則創  
鐘樓永慶則創齋廳皆與有勞焉所未有為者亦既規  
度且將不愆於素今夫千金子萬石君世豈無之一再  
傳之或三四傳王承福不免歎為墟則李師道欲贖其

所質矣今寺隨燬隨創金地清淨木天高明赫奕如昨  
何以故有人如榮公與其徒者乎非得人歟昔溫彥博  
與馬周俱告太宗曰願常如貞觀初則善矣易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有人焉則地以人重時以人來苟非其  
人地由是弗興恐不免鐵爐步之嘆矣榮公紹往開來  
燈燈相賞常得其人則此寺常如貞觀初豈非善之善  
者乎又況寺將崇成國家改元方新重逢今之泰定即  
如初逢古之貞觀也榮公將匹休立公焉抑榮公所可

書又不止是撥已田若干畝入常住贍其徒詳於碑陰  
慈也榮公本藏溪汪氏二親塋長于創屋一區于墓傍  
近墓田亦若干畝屋則往來居之他日付其徒繼居焉  
又孝也孝于其親亦四十二章經所教也事關倫紀尤  
所宜書予幼家五城經寺門望茶烟繁矣今委紀之倘  
續後游償金華仙畫吟山入座之願庶不為寺中生客  
榮公者叢林老宿嘗為都綱云

省壽菴記

歛石門靜軒吾宗也構菴於所擬壽藏許扁曰省壽述  
生平大概得吉始末徵記於予予藥括潤色書之公幼  
嗜學長益淹該亶為克紹箕裘歷江湖持門戶露宿風  
餐鮮有寧日宜其蠱裕先疇鼎新石庫增鄉閭壯觀望  
粹珪璋氣凌雲霓胡可涯涘乃能鑒老氏知足知止之  
戒超出世之沉溺不休者其於先世寔事孜孜不能怠  
固異乎漫不警省者庸術是聽而但苟簡尤異乎覬覦  
榮達者庸學陰陽而墮因循天誘其衷地呈其寶祖若

考若妣之吉兆壹是逢之不寧惟是公配程氏婉德偕  
老亦預獲擬藏雙劍之所于戴邨流抱峙環朝揖天造  
雖獻者名術相實自天何以證之公效傳修期司空表  
聖自營繭室由經始迄就緒動罔不吉此豈偶然哉詎  
所以名菴之義則曰天其鑒我夫婦方寸契造化而錫  
以齊眉朋壽乎按詩曰耆壽以表壽証今取其辭異其  
義此公所願也又以田三百而羸永入菴中瞻守菴人  
戒子孫無違辭併詳田畝勒碑陰此公所慮也予謂公

仁孝人也仁莫大於愛親孝莫大於襄事以報親公於  
祖考妣允為仁孝之子孫天必生仁孝人以為公子孫  
此理昭昭可信不誣公所心得躬行子孫將是則是效  
謹守先業又可大焉公夫若婦齊耆朋壽此福之在其  
身者佳城之應如羊叔子之登三事陶士衡之督八州  
此福之在子孫者不待必之天而必之此心之天朱子  
曰天即理也以理知天公之所願必遂其所慮者必無  
心即天也天豈遠哉公名一德靜軒號也又號梅窓生

前丙辰今年六十有五配生前庚申今年六十有一其  
壽方隆未艾云

洪氏閼雲堂銘

水泉雨雲坎象所共雲為雨體雨為雲用未雨之雲似  
閼非閼既雨之雲閼也真閼出雲降雨學非忘世雨霽  
雲歸學非徇世君雲其心坐閼雲堂休時閼閼與雲行  
藏

書燈銘

義所讀書繁令予銘之因書其單銘曰

雪平跽牕月仄踞屋昔人無燈如許勤讀今我有燈篝  
幕熒熒不顯其光用晦而明非雪而焰不月而曜陋彼  
囊螢徒千其燭敢有不勤賴沉更深燭奸雄膽洞聖賢  
心

家傳祖硯銘

族姪孫贊子襄捧其高祖十九省元所留付  
佳硯求予銘謹序而銘之



吾祖通判公以詩經擢鄉舉官終三山倅貢元公公其親弟也亦以是經冠鄉舉復會諸侯于東都至駕言徂東之題其文至今膾炙人口所謂自東其駕以東諸侯之駕者謂之絕妙好辭非歟將赴南宮不幸賫志以逝平生用一龍尾佳硯東坡所謂無田食硯者用之不盡留以遺後之人有二曾孫學紹祖鉢文傳祖燈迨其玄孫亦好學不倦猗歟美哉食硯田而不墜有能四五傳而繩繩者豈非世之所鮮有乎余甚嘉之言之不足申

之以銘

銘曰無田食硯東坡有云高祖一硯五世所珍學鉢文燈繩繩善繼永言寶之飲于世世

敏齋銘

三衢徐南塘登楊龜山之門番陽明善程公  
實師之星源王拙齋登朱文公之門明善之  
孫可菴實師之今敏齋君名時敏以敏名齋  
者明善之六世孫可菴之曾孫也父雲巖以

數名儒之後志道據德依仁而遊於藝精工  
醫術敏齋繼之儒家閥閱穹崇如是誰能或  
之先以儒飾醫匪業岐黃之術而已世居饒  
德興之程邛雲巖始遷婺之中平敏齋今寓  
歙城予未之識族姪實卿與之稔轉為求予  
一言錄示董盤澗所為明善堂銘且云斯堂  
也程去華實記之予於諸公師友淵源聞之  
久矣遂為作敏齋銘云

程朱之學上沂孔孟南塘拙齋其傳也正敏齋之先實  
師徐王儒學承承累世昭彰雲巖繼之志道游藝迨至  
敏齋匪專方技六經學字始見傅岩遜敏與懷三義相  
參學自遜入濟之以敏豈徒謙退汲汲勉進勤敏不已  
允懷不失修者乃來來者乃積顏實若虛進未見止拳  
拳服膺脗合乎此豈惟儒學醫學亦然真積力久藝宜  
精專匪直良醫可達良相以敏啟沃時來毋讓

處善齋銘

邑居劉長卿以處善齋記文等求予文予閱之有張士元一記儘平正略云善之所在先知所擇而後安所處知行之學自有次第紫陽闕里講貫已熟劉君子行處用力不患不知所擇矣余不復架屋上之屋也餘皆閤言語緊要只此十數句而已餘人之作皆可無也余為作一銘

銘曰安于處善天人策語先師語註亦嘗採取善雖本

性未易審處處且未易安尤難遽處之云乎止而不去  
不先明善善在何許明善伊何必自學始學以明善見  
善明矣擇善處焉故士得已居之而安純熟方爾元善  
之長曰仁是已終當處仁為安宅主明善其初處仁而  
止處善而仁善斯純至處仁而安希聖地位忠愛長卿  
諛吾所止作此銘詩卿其勗只

族譜贊

九族之云昉於堯典釋者謂父族四母族三

妻族二歐陽文忠取斯說朱子韙之昔齊晏  
子不隱君之賜固猶是也世之譜族尚矣未  
聞兼譜異姓之親今伯英為高曾世譜而解  
吳王三氏皆有記焉其惇九族厚彝倫之義  
尤篤敬為贊

禹疆徐州姬祚徐土族蕃括蒼班班綬組哲人伊何錢  
塘歛浦觀光用賓奉母視女月溪令子曰伯英甫學紉  
箕裘塗仕孔牕養終者代敬宗尊祖自流汴源江淞修

阻昭穆益遼塗人胥覩取則歐蘓聿親乘譜次圖懿親  
若姑若母卓哉伯英親仁好古九族義明由茲惇叙奕  
奕雲仍繼志絕武拭目華編豈云小補

畫馬贊

驄青其質龍文在脊匪渥洼產胡爾神特冠帶緋衣懿  
何人斯勒履揭裳徐引長羈豈伊僕臣職典天廐馭馬  
千里敬供萬壽龍馬不世良御應星妙寫天真何代丹

青



孤竹贊

見墨竹二軸其一孤竹上有贊云谿山老人  
題孤竹君其一雙竹上有題云清獻公雙竹  
吟因和其韻

竹竹孤竹國君此其遺族獨立亭亭與誰同綠龍想單  
吟鳳難雙宿應契特立獨行者之心不動羣趨旅進者  
之目千畝不見其有餘一竿不見其不足竹竹似魯獨  
士不見親厚之涼涼如衛君子斐然有文之郁郁月來

影自伴琅玕風至聲能戛珠玉特操何假于依附高節  
了無所阿曲嗟彼朋邪之徒豈不有愧於孤竹

宋彌章自號蓮舟贊

異哉蓮乎生華峰頭飄十丈花為一葉舟廣平苗裔太  
一之儔帆無盡風泳餘波流吾道正派紹孟者周愛蓮  
誰同心今與侔身艘心舵聖涯是游由濂沂洙勿虛勿  
浮風月無邊榜榜颼颼良不偶然來從吾游頌中有規  
子領也不

澄潭贊

長汀聖公上人號澄潭今年夏五邂逅瞻其  
頂相惜怱怱未及交箭鋒機茲承寄聲需余  
為下一轉語思韓之于文暢柳之于浩初皆  
為下筆今亦何忍答以不語禪乎因為澄潭  
贊寄之

贊曰傳燈要妙性海心源有澄斯潭淵淵其淵禪定有  
素湛然止水如珠在盤盤定珠慧澄不在潭而在心珠

現水月中寂炤空虛惟千載心秋月寒水儒釋同處我  
聞朱子

扇贊

昔張無垢紙扇三年自誇其儉我將倍斲人無好事我  
無長錢一裘閱世可希此賢

和不求人贊

不求人贊曾大父唱之通判和之唱者不可  
得見矣幸得見和者而知曾大父之嘗為此

贊也曾孫不肖想像先世意而僭補之癸亥

十月初四日晡時

疴癢切身倩誰搔之斲木為手具體依稀天賦風騷芒  
刺背負一搔一快勝呼醜婦噫報落金釵兮截盛金盤  
思麻姑仙爪兮豈不利夫麻頑孰若此手兮木居士女  
借名李衡家兮木奴以命汝噫雖不求人兮未免求木  
奴之指孰若反掌以自搔兮君子求諸已

和五六公不求人贊

梓人揮斤刻木成指雖乏纖纖可侍君子搔我癢癢及  
我背脊爾力所至不仁者止我有旨酒只可養氣我有  
詩書只可適志予美亡此誰侍中櫛醜婦之功賴有爾  
耳爾予相親俾不求人無忝名義

婺源李復初字贊

婺源李復初兄館寓頗相近淳雅可敬然過從亦疎丁  
未冬十月晦來言別索字說甚勤予念坡穎名說老泉  
自為之晦菴冠子祝辭屏山為之非父非師誰其僭之

敢請益堅予曰說之不可也贊之可贊之曰人同此性同此初性者安焉奚以復為聖降而賢復焉不免復之奚在曰在明善明善屬知復之屬行舜曰精一思曰明誠聖門善復莫如顏子不遠之復能復于禮孔博以文知之于先又約以禮行之次焉以復其初至於亞聖沙澄水清塵磨鏡淨復初學顏亦顏之徒入百聖域守三字符

庭芳字贊

戴兄蘭字庭芳雲坡公之曾孫震齋公之孫  
杞山公之子好學不倦翩翩佳公子也嘗從  
子遊屢以其字求說竊謂名二子說老泉為  
之文公冠子祝辭屏山為之子不欲僭以贊  
易說辭美之之中寓勉之之意云

騷集衆芳首蘭是稱晉人謂蘭宜生階庭託根幽深無  
人自媚欲秘其香風不汝秘根培愈固芽茁愈萌培根  
安在重席帶經揚於王庭自家庭始侍中裔孫流芳無



已

程與京草蟲手卷贊

草卉昆蟲造化生成精微竒妙豈力所能一以貫之實  
大巧流行爰有良工妙奪造化若艸若蟲逼真非畫小  
巧云乎哉天機呈寶無價體仁主人手卷橫陳能事擅  
場出戴子淡雲雲行無心淡然任天真偶泄天巧不彫  
琢謝鋤耘采芣苢菁莪在中泚芥菜方紫納須彌待其  
子矍鑠亦著花亶謂四美蝶洵有情蜂如有聲雍容閤

雅可尚乎蜻蜒蜥蜴昂首若寄奴所驚蚱蜢折臂蛾子  
臘遇之將舁以行我聞周子庭艸交翠觀生物氣象謂  
同自家意思張子厚聞驢鳴亦謂如此又聞詩家以畫  
為真今諸艸諸蟲生意津津勿微小視之囿大化無垠  
體仁主人一披翫之養胃中生物之仁

夏君文蒙贊

文氣所形尤貫道器氣信豪放道更精詣集義生氣氣  
配道義道氣合一文響天地

風雱亭賦

判縣先生創風雱亭弘齋曹先生記之至矣  
盡矣然昔張宣公風雱亭詞之餘意猶有可  
言者里晚學陳櫟敢發宣公未盡言之蘊而  
賦之

雲屋趙公風雱有亭家世琴鶴其風最清不此焉以為  
足上沂沂水之曾慕彼舞雱之風適樂意之春容觀點  
也之所懷與三子兮不同龍見而雱壇壇聿崇爰有茂

樹蔭蔚可蒙當春和氣風景恬融見天理之流行欲無芥乎其中風來自天風之者人淡蕩適至偶披其襟風此春風宇宙吾心宜聖師之所與獨喟然其賞音點也雖狂其心不泯春風無窮千古常新坐風雱以乘風諒何古今何今大儒先生椽筆作記窮深發微已詣其至今復賦之毋乃或贅辨不厭明敢獻所疑點之見處深契聖師行有不掩以狂獲譏既曰與之曷又狂之始超出于由求卒僅儕于牧皮昔子張子已慮及茲初新岳

麓之亭特繫風雩之詞謂尋點心之所造當究顏氏之  
深工防外誘務敬恭浸私意之脫落斯樂意之內充今  
究顏氏深又安在非在乎他克已復禮點見處之雖高  
惜行處之未實使徒慕其氣象而未知所用力寧不荒  
于過高致有體而用虛必以克復之學補曾點之所無  
克去已私復乎天理匪徒見此地位必實致其踐履倘  
私欲之蟬蛻得春融乎理趣迨顏樂之不改庶風雩之  
無弊惟雲屋公卓哉先覺豈惟風曾點之風益以樂顏

子之樂亭扁翠侍克已晞顏翠不于其蛾于其山侍不  
于其人于其巒不復陽臺云夢興入蒼翠之間已克兮  
禮復欲淨兮理純儼儀刑之相對為樂山靜壽之仁人  
吹面而受和風披襟兮欣欣臨風雲兮長嘯如唳鶴  
而鼓琴

木貓賦

惟木貓之為器兮非有取于象形設機械以得鼠兮配  
貓功而借名諒哉貓之字蒙貴兮實依人以寢處豈貓

之偏可愛兮見鼠之深可怒鼠罪不可勝數兮大罪在  
害夫吾書聖賢所以心天地命生民兮多噬嚼而無餘  
外嚙衣與毀器兮并穴倉而盜肉難僂指以盡其惡兮  
惟良貓漸可殲其族奈良貓每難畜兮食不可以無魚  
或鈍庸而不捕兮遂謀設夫穿機外匣板以四周兮柱  
雙峙而梁橫懸重木其若砧兮下簞盛夫羶腥妙在分  
釐梗之活繫兮微有觸而轟擊鼠行而冒入兮危機動  
而微命畢聞響而再設兮或一夕獲禽之三四策奇勲

其若茲兮名木貓其奚慚然我以機心為彼械兮彼亦  
因機械而觸夫機心海鷗之間雅而防猶深豈黠鼠之  
不能初用之多中兮再三用之則否毋乃指禍甯以相  
告語兮儘機張而餌誘木砧暮懸而詰朝兮羣黠跳梁  
于外而不入其中得非機械之有窮兮豈若良貓之有  
常功或者因貓之難畜兮遂抑貓而揚此使木之貓果  
能盡用兮則貓可以盡死患彼不捕之罷鈍兮豈不可  
易夫銜蟬譬之因望庸人之失職兮乃遂併衆君子而



舍旃也耶

梅花主人賦

古舒牧伯耶律相公稟受間氣生于遼東鳴綠平壤地  
靈所鍾期梁棟乎宇宙榜一軒兮以松松之所友允矣  
梅花以髯龍之鬱鬱盟玉葩之橫斜與素兄為主入免  
其羈孤於天涯搜清吟之十首盡發舒其英華梅見詩  
書實焉是取公取其花豈同兒女惟此梅之嘉實與商  
鼎以和羹何以有雨肥之紅綻花乃實之所由生三冬

閉塞萬木韜精獨此花之先春耿冰雪而惟馨似君子  
之特立殊弱植之彫零公取其花乃待其實豈作牧之  
能奄行作相而爰立森萬松于軒外棟明堂而當屹摘  
梅實以調鼎蓋權輿于今日斂大惠於一州豈獨私乎  
舒民寄語瀟岳與皖公汝安能久留此梅花之主人

春先亭賦

溪山種德與梅俱深亭扁春先延佇清吟吟不足而酣  
賞炤疎影以頻斟陋茅亭兮儀曹婉蘭亭兮山陰有善

繼之賢孫念太父之手植每見此而敬恭忍等之於枯  
枿冀紅葩之有實取白賁之無色儼若面乎公槐匪直  
同于卿棘一枝具一乾坤陽動根于太極慨彼有唐幾  
昧履霜貌肖蓮花惟愛六郎豈知愛梅臨風一歎廣平  
一賦不忘者壽年方廿五秀發華滋見已卓然挺特不  
疑陪立樹花厭厭醉夜笑彼江總何哉僕射尚此孤根  
陽回疑閉偶點宮額豈屑街髻見魏徵兮嫵媚鄙令德  
兮溫柔宜曉角之悲壯任吹笛於高樓當高齋之索笑

異成蹊之不言仁權輿于微酸認生意之存存玉堂何  
喜竹籬何怒貫榮悴于一視怙窮達而默悟玉質兮盼  
倩遠違兮鶯燕日遶樹兮十迴朝巡簷兮百遍暨作相  
於開元搜杞梓與械柞叩和傳說之羹籠儲梁公之藥  
贊化調元燠寒時若接詔使而談默辭璫宴而疾託儼  
如斯梅隆冬不痿力能幹乎造化香不隨乎變衰衆木  
方槁橫枝獨妍早占魁于春規忘司冬之執權特立萬  
物之表覺在羣蒙之先嗟襲美之與元興賦艷葩之秋

喧豈若公之賦梅大音希聲而鳴自然之天刻之屏間  
妙擅竒絕廊廟之姿豈淹巖穴振七葉之貂蟬將主知  
之早結觀我尚之如斯不愧文貞公之節既增光於大  
父尤景行乎先哲想後山翁神遊而喜之曰子孫德輿  
萬物氣吐實與梅兮同素相時來兮則莫皇圖於鞏固  
大禹惜寸陰賦

昔者聞之乾道行健一息萬里君子法乾自強不已自  
古列聖罔有不勤堯兢兢舜業業所以為聖人舜之稱

禹以克勤于邦耳克勤于邦之實尚且惜乎寸陰惟聖  
希天固自強以法行健之運惟賢希聖所以有惜乎分  
陰之心賢哉陶侃孳孳不息以勤自勵朝暮運甕俯視  
寸陰之移寶有同于尺璧紛紛學者不知自惜惜青春  
之不再忍悠悠度夫白日嗟夫視寸陰而猶競此聖人  
之所以益聖等光陰之隙駒此愚人之所以益愚

黃山堂賦

維大好之山水昔專美於新安大好中之尤者孰有大

于黃山峙古歛之西北高戛日而摩天四千仞之蒼翠  
三十六之峰巒上峻極之絕顛下無底之深潭既白懸  
于布水亦紅盞于砂泉信山靈之都會嘗此煉乎神丹  
峰標名之各異事稽迹而猶存曰容成與浮丘更昭揭  
夫軒轅竒名六六之內此鼎立而為三黃帝二仙以嘗  
游宜姓山以黃而永傳欲識山之真面目奚必親履夫  
嶢巖凡宦遊于此邦惟閒眺而遐觀擇郡治之勝地構  
高堂之數間納遠翠於軒楹數天際之烟鬟凭闌干而

俛仰若再生于雲端自清濁之既判何山不屹于人寰  
孰以此山當三皇之世來神聖之躋攀繇皇而帝與王  
霸孰能廻世運之濤瀾瞻新安之古郡欲醇古而弗諠  
鮮嚚訟之珥筆多岌業其儒冠以靜重而泣之將臥治  
兮非難惟字民之良牧又觀風之大賢登斯堂而送目  
見太古之山如見太古之人焉彼蓋公之明黃老猶避  
堂見舍於曹參何如黃山之在望常若挹黃帝與羣仙  
法黃山之作鎮仁心靜而常淳涵法黃山之興雲仁潭



需而獲惇鰥儼威刑之靜對送萬古以無言存古意於  
胷中心見山而常安噫嘻降古而今時固為之迄今而  
古理可固然嘗望黃山而無愧于黃帝坐見太古淳風  
之挽還

漢林賦

予聞周南之詠六州王矣乎德化有源修身刑家厥所  
廣及江漢之涯宜廣漢之詩人必推廣而讚美謂德廣  
之所及能感化乎遊子世有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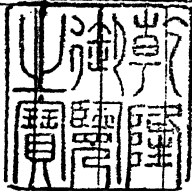
苟欲適乎正道何可外文德之純文所以文純亦不已  
德廣所及其用兮之德之純其本體維南兮喬木德化  
兮膏沐喬木分參天森森兮林麓豈果漢濱之木真寒  
綠成林自有不林之林兮種德末茂而根深彼儒林與  
書林非真林木之可見矣所種之林林兮蔚盛德之符  
驗吳君本市隱兮當甃焉而山棲今又舍山棲而市隱  
兮此林隨此身之所之十年計種以木兮百年計種之  
以德德愈廣而林愈茂兮身所至即江漢之域

燕山八景賦

粵自昔之京師，稱爲衆大之區。今大業之覆燾，亘古之所無。建皇都于燕山，信廣大而起卓。稽載籍之所傳，跨毫殷與京洛。仰景致之佳絕，殫泓穎而難窮。味綺名之有八，恍莫措其形容。仙凡隔于苑牆，邃深而瓊其島。天未縱夫春陽，花命長而鮮好。池雖仍于古，稱木葉艷其佳色。與景秋而最宜涼，颼生夫粼碧。瀦爲瓊玉之漿，幾萬斛之珠滴。歲釀萬壽之觴，橫晴江之下垂。愛一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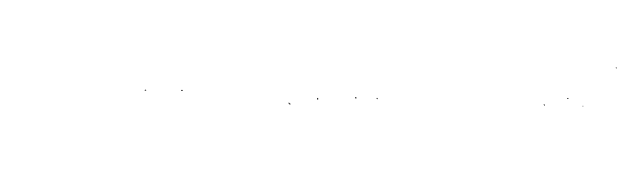
之天成金知出于誰鑄待夕陽之炤出色黃明而自媚  
山屹峙于兌方席花種而崢嶸市烘黃綿之襖天現白  
玉之屏津趙北與燕南鷄呼兔而澄澈銀蟬蛸之高臥  
玉狻猊其如活軒轅裔之薊封雨飛門而河翻妙勝廬  
阜之瀑高出龍門之灘史嘗紀夫居庸名列三關之一  
山雖皺而萬疊翠欲滴于一色是為八景之略愧其詳  
之未知彼瀟湘與鳳翔亦人題之昭如茲偏方兮下國  
何皇都之足齒中涵蓋其無極豈八景而但已山水自

于西北景清淑之所鍾地廣漠而深厚極域闕之宏崇  
合官府分市里暨民物之富庶孰非可觀之景顧觀光  
之猶未將究極而論之曰在德不在景山川以人而重  
德與景而悠永毫殷京洛之區今視昔而依然謂愚言  
之不信何一盛而莫肩如宋王想像夫高唐蘇子親見  
夫處境雖鋪張恐涉于虛無知初詠未得其要領也



定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字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楊其梓

欽定四庫全書

定宇集卷十三

元 陳櫟 撰

試文 講義

賀立太子表

伏以青宮肇建天方耀於前星黃屋尊居人益瞻於北極慶綿宗社喜溢寰區

中賀

臣聞宗子維城大所以固

邦本震男主器重可以繫羣心以聰明睿知之君得恭敬溫文之嗣重明麗正天下之化由之一有元良萬國

之貞以此福延無盡幸斯今恭惟皇帝陛下道極高明計定悠久祇綿于祗視周業而匹休李盤其根笑唐基之未大視膳愛篤主鬯位堅臣幸值邦榮屬分省寄龍樓問曉想歡洽於奉承驚序班晨愧阻陪於舞蹈

賀瑞芝表

伏以聖皇御極物說兌秋造化發祥芝彰賁治特產虞庠之域將開孔道之符夫豈偶然必有召此

中賀

臣聞

世珍靈草品異凡茲漢作房歌猶薦揚於九廟唐生陝

府尚頒示于百僚豈如臨炤之初預兆聲名之盛教嚴于淑胄子之地瑞應于祀素王之庭卓冠古今歡傳遠邇欽惟皇帝陛下天資睿知帝學緝熙接統緒于千齡道能傳道茁芝莖於三秀和以召和臣某幸際休徵曷勝喜氣必大書于信史實可並堯曩之呈期永壽於斯文豈但邁莊椿之筭

道不欲雜論

論曰聖人以一心貫道非深於道者未易知也夫道之

體一而已矣而其用則散於萬殊雖萬殊也而實不外乎一本也天下無心外之道聖人之於道亦惟以一心貫之道之萬殊不外乎一本聖人以一心貫道則一本可該乎萬殊以一本言無雜也以萬殊言亦不可以雜言也道本無雜可雜非道也而奚以不欲雜為哉莊生述仲尼答顏淵之問而以道不欲雜為言此殆莊生之寓言而非夫子之言也雖其末焉要歸之論能究極于心欲以心之虛集道之實若于一貫之旨有見者其論

似焉而實非也吾故曰非深于知道者未易言也請因  
莊生之言而辨之聖道其天矣乎天之道至誠無息其  
為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無雜也而萬物自為之各得  
其所焉不過于一中分造化雖萬也而實一之散殊也  
亦未嘗雜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  
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天地  
以生物為心亦惟以一心貫通而已天之道猶以一心  
貫之孰謂聖人之于道而不以一心貫之乎聖人之道

其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若雜然而無倫也然聖人之心則惟渾然一理之貫通而已曷嘗有一毫之駁雜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所以深契於一唯也曾子猶然契于一唯而况顏子乎夫子于回終日與言博之以文凡于斯道之萬殊無不言矣其以一心貫萬殊而歸一於本者則博之之餘未嘗不約之以禮也夫豈務博而陷于支離分雜者若莊生述孔顏問答則異是矣顏子雖王佐才志在為邦然未嘗汲汲焉陋巷簞瓢終身

自樂安有之衛之行哉謂衛君年少行獨而輕其國或  
者曰衛君蒯瞶也或曰蒯瞶方以魯哀之末年復國時  
顏子已不在矣殆出公輒也吁周子之兄之前果可與  
談莊周之化蝶哉使誠有之二君者一得罪于父一據  
國拒父悖于三綱大倫道之大本已絕奚論其行獨而  
輕用其國哉莊生之說謂夫子欲止其行而首以道不  
欲雜言且謂雜則多且擾而憂隨之嗟夫是非夫子之  
言也聖人之一本散為萬殊以一心貫通之其萬殊者



不外于一本一而萬萬而一無所謂雜也亦正不必言不欲雜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何患其多何患其擾而又何憂焉夫子博顏子以文而約之以禮博則廣之以萬殊而約則貫之于一本也是真夫子所以與顏子言者也今是言也無乃莊生之于道畧見其體之一者反覆數千百言而未有攸當也歸之于心齋而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不求道于道而求道于心似矣若欲以心之虛集此道者則實非也

蓋道不外于心心之外無道道也心也本一也而非二也豈道為心外物必有假于集之而後有所得哉且又先之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舍心之本而求之氣之末何始言道之不欲雜而終焉之論求道如是其雜哉愚故曰非夫子之言也莊生為是言似是焉而實非也豈無所見而敢云爾哉噫聖道本無雜也而異端欲雜之莊周之于聖道非愚者之不及殆智者之過也凡其書載夫子之言與夫譏議夫子之言大率皆過于荒

唐之論無一如魯論之可信可稽者是聖道本無雜而周欲雜之也夫子嘗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則深為聖道害豈徒雜之而已哉噫莊生非深于聖道者宜其于聖道未易言而反雜之也謹論

九五福一曰壽論

疇止于陽數之終故知慶尤備于聖人壽立於陽數之始當知年尤永于聖人夫福壽為基疇該聖人之全有此福必首願聖人之長有此壽也疇終於一書聖人之

福固有必俱有數始于一疇聖人之壽實有必久有乃知壽聖人以享此全福者天也聖人之長享此壽乃所以全享此福歟此箕疇至九而言福明疇必于一而言壽也且洪範之疇有九而五福之疇居其九是福也蓋持衆美而效之君者也洛書之數至九而全聖人之福亦至五而全以此五者之福總於五福之疇福者備也固全備于聖人矣然全享此福必壽則可以長享此福宜箕子以一曰首明之謂天生聖人豈偶然者天命長

久是曰壽焉壽為福之基天所以壽聖人乃常以全福  
福聖人歟衆疇有所終固願聖人之全得其福一疇有  
所始首願聖人之必得其壽必得其壽始可以全得其  
福五福以壽為先厥有旨哉請暢發厥旨嘗謂人生之  
福以備為貴尤以久為貴故叙疇中之福至於五而全  
福以久為貴故明福中之壽居于一之始論福必先論  
壽其諸以得壽則有其基以得福歟何以言之洛出書  
聖人則之洛書終於九數而洪範之則之也五福終于

九疇治天下之大法至此而全故享天下之大順惟聖  
人為能全之全不歸之聖人而誰歸然何莫非福也聖  
人以一身備諸福亦何莫非所以享此福也而君子之  
明疇必以壽居衆福之先夫豈強為是之次第者豈不  
以五常理之備者也而非仁無以包之故言五常者必  
先于仁五行氣之備者也而非水無以生之故言五行  
者必先于水五福者福之備者也而非壽無以享之故  
言五福者必先于壽天之生聖人也不數洪龐碩大之

氣悠遠久長之數其逢之也猶不數聖人之身實洪碩之氣之所鍾固宜其全享此福也聖人之生悠遠久長之數之所屬尤宜其長享此壽也天將以多福福聖人則必以上壽壽聖人故品第一定其疇而福皆該焉權衡以定其論而壽獨先焉以多福歸聖人而先以上壽願聖人得非福固足以該夫壽壽則永可以享夫福其壽如山則其福如川其壽如松則其福如茨壽等箕翼則福齊岡陵君子誠非強為是之次第者然則行葦不

惟言介爾景福也而必曰壽考惟祺甫田不惟言報以  
介福也而必曰萬壽無疆詩人以壽為福基其與箕疇  
該五福于衆疇之中而首曰壽於一疇之終始者蓋亦  
相表裏者歟今夫履一而載九者洛書數也始于一五  
行而終于九五福者聖人則洛書之數也洪範大法至是  
極備聖人治功至是成終于是備大順而享全福亦可  
以無愧矣疇之九于斯而終福之五于斯而萃降年有  
永壽之福也充積有餘富之福也安靜無虞康寧之福



也樂善不倦而好德之福備修身以俟而考終之福備此所謂五福也非聖人信不足以全享之矣然備于九疇之終者為福而歸夫疇之始者為壽人生天地中莫難備者福人于衆福中尤難得者壽得此壽則衆福享之百年而不難不得此壽則衆福享之一日而未易此當然之理必至之符閱千古而不易焉所謂接千齡而聖人生天之所賦山川之所鍾靈實天地間最高厚之氣最悠長之數其超越等倫冠絕庸衆不知其幾也常

人如螻蛄之不知春秋其于諸福不過寵利之幸邀耳  
聖人之壽等龜鶴則所以享此全福者何莫非安富尊  
榮之日凡人如朝菌之不知晦朔則於諸福不過榮華  
之飄風耳聖人之壽邁松柏則所以受此全福者何莫  
非優悠怡愉之時聖人闔天地而出享有道之長蓋將  
與日月兮齊光長千古而不老者壽綿于千萬歲則千  
萬歲此福也壽歷于億萬年則億萬年此福也壽延于  
無窮無極則此福亦無窮無極福以壽而久壽為福之

基明疇君子其以長享此壽願聖人者蓋將以全享此福歸聖人夫豈諛乎哉抑論之聖人無心于福與壽天自有心于福壽乎聖人然聖人非聽之天而已語曰仁者壽易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好德之中自有有永之壽有餘之福焉壽居福之先壽之福豈出於好德之福之外哉觀箕疇之論福者又當以是而求之昔嘗攷之矣九疇之序雖至五福而終五福之本實自皇極而出曰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是也五福之敘本於皇極之

建然則皇極者五福之根本五福者皇極之效驗歟然箕子之明疇不以他為福之先而獨于壽推先焉抑又何也豈非以天下無壽外之福綿此壽則能享此福壽聖人者天也則願聖人壽以全有此福君子之願蓋同符于天也洪範九疇始于五行中于皇極終于五福武王之壽蓋與五行相胚胎皇極相終始善必先知九齡見夢天之壽武王實畀之以五行正氣之永長而使之長為皇極至理之宗主者由是以此上壽基此全福富

有四海身其康強富與康寧之福也以壽享之也勤用明德高朗令終好德考終之福也無非壽享之也長有此壽以全有此福箕子明疇之深意深乎旨哉抑又有說福有基以壽為之基豈惟聖人為然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然斂時五福錫厥庶民是福也聚之武王之一身而散之于百千萬億人之身蓋一人有慶而非民賴之耳君之壽即民之壽君之福即民之福華封之祝祝聖人壽堯之上壽如彼故堯之民多仁壽而壽域開

於唐則萬邦協和之福壽之餘效也德為聖人必得其  
壽舜上壽如許故舜之民多仁壽而壽域開于虞則萬  
邦咸寧之福壽之餘慶也豈特建極斂福之武王為然  
猗歟休哉何幸為壽域中之一民而願聖人壽

擬唐處士陽城除諫議大夫誥

古者諫無專官上而為相復於王以從諫下而為工亦  
執藝事以諫官無高卑人無貴賤皆以諫納忠漢以來  
有諫大夫始以諫為名則專以言為責任亦重矣至我

有唐有拾遺有補闕又有諫議大夫其任固不尤重歟  
在廷之臣或以選直或以序進未有以處士起家居是  
官者處士陽城潛德弗耀化其鄉人大臣以爾名聞安  
有能善其鄉而不能正其君者是用擢為諫議大夫官  
以諫且議為名宜直諫讜議以奉其職予違汝弼汝其  
懋哉毋蹈漢人所謂處士純盜虛聲則予汝嘉

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同一忠恕也而聖人學者異焉先儒謂迹

雖同而心實異其論確矣然此直為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者言之爾至若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則與勿施於人異矣使子  
貢果及此可謂與聖人之心不異乎其猶有間乎  
毋率爾而對將以觀深造焉

對夫子之道忠恕言聖人之道也動以天者也中庸違  
道不遠之忠恕言學者之于道也動以人者也朱子集  
註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又曰中心為忠如心為



恕聖人之道安而行之何待于盡已推已哉惟曾子能  
悟一貫于一唯門人則不能矣曾子之答門人所以必  
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忠字在聖人為誠恕  
字在聖人為仁聖人之道本不當以忠恕言也中庸所  
謂忠恕方是正言學者之忠恕爾違猶去也朱子章句  
云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忠恕之去道不遠也所以  
程子于語之忠恕曰忠者體恕者用忠者無妄恕者所  
以行乎忠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豈非夫子

之道忠恕自然然而動以天者言之中庸所謂忠恕  
勉而行之以動以人者言之乎先儒謂迹雖同而心實  
異迹之同者同以忠恕言也心之異者動有天人之分  
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雖繼忠恕違道不遠之  
後乃獨以恕言而不及乎忠蓋忠恕如形與影不可相  
離單言恕則忠行乎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必忠  
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耳至若子貢所謂我不欲人  
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中庸之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于人辭若不異而夫子以為非爾所及何也此以仁言者也朱子嘗以對終身可行之恕章而辨之曰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此所以為仁與恕之別至矣盡矣今明問惟即中庸之勿施于人與子貢之欲無加諸人對言以示疑而不及夫子對子貢所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毋乃欲窺見學者之所蘊歟聖門雖自顏子以下穎悟莫如子貢子貢自謂何敢望回顏子于仁尚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況子貢乎夫子明謂非

爾所及則子貢之不能及此可見矣使其晚年得聞性與天道之妙而庶幾及焉亦恐守之也非化之也愚敢斷之曰無加諸人流出于心不待勉強自然行仁之事也其自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之道而為者歟勿施于人以心度心勉強行之強恕求仁之事也其自子思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動以人之道而推之者歟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先於文歟文先於行歟

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先文而後行弟子記夫子之教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行而後文夫子之言所以教為人弟子者也集註於四教章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於行有餘力章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與入德矣愚竊謂文行忠信之文與君子博學于文博我以文之文同凡天地間事事物物之理皆文也其所該甚廣大先文而後行其先博文而後約禮先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

心脩身之意歟則以學文之文不過指詩書六藝之文而言乃文藝之末耳其所該不及文行之文之廣大矣蓋有感于時之為人弟子者徒事文藝之末而忽德行之本故欲其先孝弟等而後文藝歟以為學之大端言則當先文而後行以文藝之輕重言則當先行而後文意固各有攸在也

歷試卷

經疑

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記乃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師說又云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其義如何  
毋隱

對師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不立也尚矣人生三事如一三者何君父師也人非父不生非君無以治其生非師無以善其生師道之重與君父等是師也本為道成而上者言也道成而上者有師藝成而下者亦因謂之

師是殆師其所師而非吾所謂師矣奈之何藝成而下者反知所師而道成而上者乃或有愧于所謂師乎論語學記孟子之言謂為師者也以道成而上者言也師說之言謂相師者也借藝成而下者言也為師者不可有好為師之心彼為師者而好為師是未知溫故知新始可以為師而記問之學猶不足為師焉則方汲汲于義理之無窮而不敢沾沾于記問之有限于師將有所不暇為矣而何好之有彼從師者而恥相師是未知巫



醫樂工之猶知師藝成而下者之猶不恥相師耳使知  
巫醫樂工之猶知有師藝成而下者之不恥相師焉則  
方將因蔑裨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植于從師將有  
所不暇息矣而何恥之有請詳言之夫溫故知新與記  
問之學不同溫故知新者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也  
記問之學者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也天下之義理無  
窮學問之工夫何盡能溫故以無亡其所能而每知新  
以日知其所亡則所學日新而其應不窮始可以為師

矣夫子言此始僅可以為師以明未溫故知新者之未  
可以為師也若徒以記問為學則拘于口耳之舊聞而  
無心思之新得以在我有限之記何以應學者無窮之  
求所以不足于為人師也學記言此猶不足以為師則  
夫併記問之學而無之者其不足以為師又不言可知  
矣先儒可以為師一章而引學記之語以為經義互相  
發明有旨哉若夫孟氏以好為師為人患者亦以人之  
為人師學問有餘人資于已不得已而應之耳若有好

為師之心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愚謂  
好為師者是未知師道之為重師名之難稱者也彼知  
新者始僅可以為師記問猶不足以為師而我乃敢好  
為師乎能知新而不徒為記問之學則雖不好為師而  
人必將師之不能知新而僅為記問之學或不能為記  
問之學焉則雖好為師而不足師矣孔孟之時師道猶  
立猶未重可慨也孰謂時世愈降師愈微如韓愈氏之  
處唐者也時至中唐師道不立甚矣獨一昌黎奮不顧

俗唱師說以鳴人已蜀日已越雪之尚望其知有師者  
乎獨不思士大夫之族其自視何如其高自標致視巫  
醫樂工又何如今于身則恥師焉視彼之不恥相師乃甘  
心遜而弟之以道成而上者自居而智反出藝成而下  
者之下以從師為恥而不牛馬襟裾之恥以事師為恥  
而不羊質虎皮之恥其恥殆終身不去矣巫醫樂工之  
師為其徒者猶能如畏壘之尸而祝之師友淵源之師  
則泛泛乎如浮萍之相值于江湖可恥孰有大于是者

是則韓子之所憂也是則師說之所以作也要知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以在我學問之有餘而應學者之不足此公天下之用心耳孔子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學廣問多道隆望重不待溫故而始知新焉不徒僅為記問之學焉則以我覺覺彼後覺不私理義之悅心使均得以悅于心方且弘樂育之造尚安有好為之患者若夫恥于相師則其恥自有矣為師者何與焉師道立則

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為弟子者何幸順  
下風而立謹對

人生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而入大學教之以窮理  
正心脩身治人之道此為學之序或有偶失其序  
寢是年長奈何即欲進而躡等于大學之事則時  
過後學不無勤苦難成之憂又欲退而俯循其小  
學之事則與先生並行必不屑為將命之童外而

師友之講明內而父兄之教詔使之入小學大學  
各得其宜何說而可

由小學而進于大學尚矣或有其年寔長未由小學而  
遽進于大學者豈惟今日憂之先儒已憂之其說具于  
大學或問可考也愚默覩今日為學之弊歷察古人為  
學之宜嘗因是而酌之曰年之寔長者遽進于大學不  
當以年之已長而自居力補乎小學之缺遺年之方幼  
者方進于小學必當以年之寔長者為鑒而力培乎大

學之基本何也小學所以培大學之基本大學所以收  
小學之成功二者之學相為終始其序不可紊其功不  
可缺也久矣先儒之序小學大學二書也必兼舉而互  
言之序小學則曰小學之方洒掃應對窮理脩身斯學  
之大是因小學而要終于大學也序大學則曰人生八  
歲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  
心脩身治人之道是因大學而原始于小學也可見學



大學者必由小學以為之入門學小學者當知大學以  
為之標的初非截然為二而不可以相入也循序漸進  
固當然矣不幸偶失其序而年之寢長者初未有小學  
之工夫遽自躋于大學之等輩祇見其躡等陵節終發  
望洋向若之嘆而已然則如之何亦惟尺璧寸陰汲汲  
兢兢叅之小學以補前日未為之功講明大學以盡今  
日當為之業敬以涵養敬以致知而復敬以力行讀書  
次第為學工程謹守先儒之遺訓而從事焉毋以年長

自居母以俯就自恥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學之則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也何勤苦難成之足憂哉能如此則  
將自知長幼之有序而與先生並行非所患也亦不必  
拘于使之為將命之童而屑不屑不必論也吁此為年  
之既長而失其序者言之也若方幼者可以其幼而忽  
諸乎八歲而後十五以前七八寒暑倏忽間耳苟不力  
加之培養漸與之發明則一轉盼而十五矣總角壯兮  
突而弁兮後之視此方幼者即今之視夫寔長者也然

則如之何曰天下無不教之資惟在得所以善教之道  
幼學之士性情之實未開知能之良未遠培養其氣質  
之美第一義也開發其性質之明第二義也孟子曰其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雖不止為小學言而于小學為  
尤切何也孝弟忠信之質所以蚤培而豫養之者莫急  
于此時也陵犯虛偽之根潛伏于此而不自知則少成  
若性待其長而責之以孝弟忠信難矣若夫性資有敏  
有鈍鈍者姑謹守夫小學之法無以議為也其稍敏者

當隨其所見而開發之小學之書之外如語如孟如大學皆可以漸而誦習講明之使之先識其標的之所在待其長而精熟焉終身鑽仰而造詣焉而其基本則已此焉立矣夫如是庶不蹈窳長者之覆轍乎不然吾懼其及也嗟夫天下事履之而後知身自嘗焉而後驗遙度意決皆非也而况相與論小學大學之宜乎為學之弊愚也三折肱於此矣終不敢外先儒之說以對小學之序有曰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味哉斯言培其根指小

學言也達其枝指大學言也譬之木焉方其始生枝雖未達而根苟先培則異日上撓青雲下庇千人之枝其本體皆具于此矣苟非培之為深根為蟠根異日欲望其枝之達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則大學綱三目八之全體大用其根盡在于小學所關甚不小也審然也則今日之入耳出口僅皆誦焉者小學之教果在于此而已乎是果能培其根以待異日而達其枝乎內而父子外而師友其加之意焉

伯魚過庭聞詩聞禮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曰君子之不教子古者易子而教何耶

對古人之于子也有親傳之教有師傅之教親傳之教仁之至也師傅之教義之盡也亦仁之至也師傅之教盖所以濟親傳之教而親傳之教亦所以助師傅之教所以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孔子之教伯魚也不以師傅廢親傳耳曷嘗以親傳廢師傅哉易子而教古法也亦孔氏家法也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之言未嘗悖于

道也謂孟子之言教子異于孔子之所以教其子疑之過矣請詳陳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父子主恩責善朋友之道也而朋友以義合人倫有五而父子居其首朋友居其終焉而師不與非師不與也師也朋友之尊者也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君父師是也天生時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是師也者上叅乎君父之尊而下為朋友之倫中之最尊者也使君子必盡親教其子而不使之從師則師道不立而師可廢

矣父子主恩而責善則義得以賊恩故易子而教之使  
主恩之仁全于已而以責善之義望之師茲道也所以  
濟此仁也以師傅之教託之師而或有當抽關啟鑰身  
率言傳者亦不容不以親傳之教喻其子焉此亦天理  
人情之至而不容已者三代之隆法教寢備王宮國都  
以及問巷莫不有學家之塾黨之庠術之序國之學必  
有師焉記曰生子十年出就外傅穀梁子曰羈貫成童  
不就外傅父之罪也未聞必親教其子也孔子之教伯



魚也今特無以考其所從何師而其必從師可知矣不徒證之他書只以過庭聞詩禮一章證之自可知也若孔子自親教其子則詩禮之終始孔子自耳提面命口講而指畫其所以學未學了然心知之矣何待問其嘗學詩學禮乎陳亢又何為而曰君子之遠其子乎吾故曰孟子之言未嘗悖于孔子也教子以親傳之教仁也教子以師傅之教義所以全此仁也伯夸之兒無奪席后稷之孫無惰穡耳濡目染之化身率言傳之功自有

不容以師傅廢親傳者豈盡以教之責付之師而純以姑息之愛禽犢之愛待其子噤不以一語教之而後為合于君子之教子哉請證之朱子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得一日教看大學此即陳亢之問伯魚之對之意也敬之朱子第三子也今雖未知敬之所從何師然公之長子塾特命之遠親傳之教而求師傅之教不遠千里由建而發以師小東萊先生呂成公焉可見文公教子之法矣其遣塾之發也親書數千百言細大不捐詳

曲必盡末策警數十語深切著明終之曰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勉之勉之在此一行曷嘗以從成公師傅之  
教而盡嘿嘿于親傳之教乎吁孟子學孔子者也朱子  
學孔子孟子者也其于教子也仁之至義之盡也一而  
已矣而有二乎哉謹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對心統性情者也執中則以精一而能性其情者也人  
心生于情欲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心之所發雖有

情與性之殊能精且一而明誠之兼盡則性其情而情其性而無過不及之中在是矣此舜所以發明堯之一言以授禹也夫心之虛靈知覺其本一而已矣而其用之發則有人心道心之分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以人不能無情欲之私也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以人無不稟此性命之正也然情欲之動易危而不安性命之發易微而難著危者愈危則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不能勝人欲之私矣誠能精以致其明而察夫情與性之間而

不雜一以致其誠以守夫性情之正而不離則危者安  
微者著道心之正足以宰制夫人心人心之發無不聽  
命于道心情之發皆性之正人心之動皆道心之純是  
所謂性其情者也雖不規規然求以執守夫中而動靜  
云為之間自無過不及之差中道不期其合而自無不  
合矣聖人之所以為聖自安然而行之而合于中焉其  
曰允執云者蓋聖人不自聖之盛心雖無待于執實自  
謙而謂之執云耳堯以是傳之舜惟曰允執其中而有

餘舜以是傳之禹非加以微危精一則不足得非舜之  
聖不異于堯故堯之授舜惟止于一言禹入聖域而未  
優故舜之授禹不容不益之以三言歟此非道心之外  
他有所謂中也自心之發于此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  
自道心之形于事為而無過不及者言之則曰中無二  
致也惟心之發有情與性之分是以必貴于精一之功  
能性其情而無過不及之差蓋無非精一之驗其執中  
也豈如復焉執焉之賢拘拘持守而謂之執哉歷觀前

聖之書繫乎道統之傳者莫要乎三聖授受之言而脗合乎斯言者有子思之中庸焉喜怒哀樂即人心也率性謂道即道心也明善非惟精乎誠身非惟一乎君子時中又何異于執中乎中之一言不特三聖傳心之要道百世相傳實不外此中道焉允執厥中書以此始咸中有慶書以此終吁旨哉

問經史所載皆時務也讀虞書則知堯舜之務讀夏商周之書則知禹湯文武周公之務讀史亦然

至于史則時與務靡然俱下何歟無乃知為務以  
救時而不知稽經以為務歟欽惟皇上神聖冠倫  
嗣大歷服祗若祖訓以科舉取士豈徒務以經術  
變前代設科之陋而已蓋務得真儒而用使風移  
俗易臻至治也混一以來垂四十年草創因循至  
于今日官冗吏汚民囂俗敝有矣欲致隆平當去  
太甚然則官冗不可不汰也當如漢光武吏職減損  
十置其一歟吏汚不可不懲也當如隋文帝使人



遺以錢帛受者加罪歟民嚚而爭訐相尚當如趙  
廣漢者鈎距求情痛繩以法歟俗敝而奢侈無節  
但令如賈誼者太息于庶人帝服倡優后飾歟自  
古一法立一弊生弊生則又為之法于是法如牛  
毛弊如螽蟴午時與務靡然俱下由此故也然則使  
人何以無倖爵之心而不壅銓曹何以使吏消黷  
貨之念而不干邦憲何以使民知遜悌何以使俗  
知禮節古之治天下者經具焉而何務為之本知

經之要明務之本逢今之時平天下猶運之掌上  
耳魏徵論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封德彝非之曰  
魏徵書生豈識時務彼不知教化乃時務也魏徵  
言焉太宗納焉是以有貞觀之治嘗聞取法于上  
僅得其中使皇元之治止如貞觀而不進于唐虞  
三代之隆果有真儒出焉將其心愧恥矣諸君欽  
聽明詔以來念此至熟也其稽經以對副聖天子  
側席真儒之意

對恭惟皇上聰明天生緝熙聖學行聖祖神宗欲行未  
行之事肇新科舉一是以經學訓多士執事先生欽若  
明詔發策鄉闈析經與史時與務而以官吏民俗四事  
貫穿經史責真儒之用焉大哉問也愚竊謂經所以載  
道而道非有體無用之道也道之體必達于事之用史  
所以載事而事非有用無體之事也事之用必當本于  
道之體惟道能制乎時而今可返之古徒事則制于時  
惟見古寢降于今清官冗滌吏污化民嚚移俗敝皆事

也卽所謂時務也惟以道之實行之則事無非實事有唐虞三代之得而無由漢迄隋之失矣讀虞夏商周之書則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知堯舜禹湯文武之務由今考之唐虞官百夏商倍周三百六十允釐董正皆責以實也官奚由冗九德及于簡廉三風列夫殉貨諭遷戒其貝玉皆訓以實也吏奚由汚器訟雖屑子猶非之頑嚚不友之凶必罪焉皆警以實也民何患其嚚禹之克儉文之卑服商俗之服美

矜夸至于風移皆化以實也俗何患其敝唐虞三代聖人皆以道之實時務之中教化與焉有體有用稽之經者然也茲其為帝王之時乎自漢以下具見于史所載時務而已矣事多不本于道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徒知為務以救時而時卒不可救漢光武併省州縣減損吏員無可議者隋文患吏之污使人遺以金帛而陷之罪自為欺而責人以廉豈為君之道趙廣漢為鉅野事鉤距發姦擿伏一時若可快終非循吏所為漢文帝恭

儉朴素為天下先而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尚有如賈生  
所云執事枚舉四事謂官冗不可不汰吏污不可不懲  
民囂當去其訐俗敝當戢其奢是皆以事言之而未及  
道之本也一法立一弊生一弊生而一法又立豈非徒  
知時務而不知教化者為之乎時務事也教化道也不  
徒時務之末必本之以教化之道于平天下乎何有土  
廣則民稠民稠則事夥事夥則官不得不冗僥倖者爭  
奔競焉愈冗矣豈不可擇其可汰者而汰之而嚴銓選

之法歟然此猶事也必欲革其倖爵之心非得教化之道則不可徒知吏之道當重祿以養其廉而制官刑以警其貪或糾之者自犯之是漢人所謂姦法與盜法也必痛革此則汚吏庶可懲然此猶事也必欲化其黷貨之心非得教化之道則不可珥筆當禁誅訐當懲今禁權豪亦嚴矣然或上下相蒙而嚚訐未可變毋乃徒為其事而未脩教化之道以生其遜悌之心歟服色之僭當限奢靡之習當更如銷金珠翠嘗禁矣猶視為具文

而僭奢未遽變母乃徒為其事而未崇教化之道以使  
其自知有禮節之心歟事必本于道道必本于心惟在  
于正心以正人心而已今國家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唐  
虞以來之天下未是有也得其道以平天下真猶運之  
掌耳治天下具于經而何經為之要其大學一書乎經  
言平天下務具焉而何務為之本其絜矩乎朱子之論  
絜矩有云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  
絜矩之大者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耳與人同



好惡者用人之事也不專其利者用財之事也今輔相大臣皆臯夔周召其人叅錯天下為邦伯皆龔黃召杜其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人允合乎天下章之旨矣生財之道前世未及藏富于民而不徒藏富于國得無尚有可思者乎絜矩者平天下之要道正心者又絜矩之要道透格物致知之夢覺闕而理無不明透誠意正心之善惡闕而心無不正心之正即心之可以為矩者也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而天下平矣官  
之冗吏之汚民之囂俗之敝一丕變之易易耳魏徵以  
行仁義勸唐太宗而以當今為鬼為蜮者非封德彝是  
矣使徵能以大學平天下之要道進其君則貞觀之治  
豈止如今之所觀而已不屑為貞觀而躋世于唐虞夏  
商周愚不無望于今之致君者謹對

大學之道全章

大學全章之經詳分之其節有七略分之其節有二前

列三者之綱本末終始之說所以結之也後列八者之目本末厚薄之說又所以結之也明明德者大學之體新民者大學之用止至善者明德新民之準則自知止以至能得所以言止至善之次第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條目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條目物格知至則知所止誠意而下則得所止之序也凡此皆先儒之所已言亦學者之所通知辭不待贅矣愚嘗摘二本末之辭而味之物有本末之云以明德新

民而分本末也本亂末治之云以身與家國天下而分  
本末也以明德新民分本末則明德為本而新民為末  
矣以身與家國天下分本末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  
身者為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矣本者體之謂末  
者用之謂由本而末其體立而後用行之謂乎于三者  
之綱而論其體用必當極其所止以為歸宿之地于八  
者之目而論其體用必當知其所始以為從入之塗何  
謂極其所止以為歸宿之地止于至善是也何謂知其

所始以為從入之塗格物致知誠意是也明明德者明  
己之明德新民之體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明明德之  
用也然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以為歸宿之  
準則然後有以盡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使明  
德新民而不止於至善則所以脩己治人者終苟道也  
故必知其所止而漸進以求得其所止則明德新民之  
體用始無遺憾矣于三者之綱而論其體用必當極其  
所止以為歸宿之地此之謂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

脩其身明明德之事也大學之體所以立也齊家治國  
平天下新民之事也大學之用所以行也身苟脩矣齊  
家以下舉而措之而已然身則未易脩也脩身之事有  
二關致知為夢覺關誠意為善惡關能格物以致知則  
為覺否則夢能誠意而意誠則為善否則惡透過此二  
關則知至而知以明意誠而行以達由是而進進不止  
心以是而正身以是而脩則體立矣家以是而齊國以  
是而治天下以是而平則用行矣其孰禦焉于八者之

目而論其體用必當知其所始以為從入之塗此之謂也抑又嘗有味于明明德于天下者之辭以為篇首之言明明德與新民為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此言明明德于天下而新民在其中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明明德于天下其貫大學之體用而一之者歟故大學一章之經十章之傳之綱領也篇首三言八者條目之綱領也要而言之則明德一言又三言之綱領而亦大學一書之綱領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讀大學者

其思之

天命之謂三句

此為中庸首章第一節雖有命性道教之分一以貫之  
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天以是理賦于人謂之命人受是  
理于心謂之性循是理而行之于身謂之道品節是理  
以善天下謂之教天能與人以是性而不能使人皆全  
其性是故不可無聖人之教也天與人以性而人不能  
皆全其性何也以氣質之稟有不齊也人皆以此章所



云為天地之性殊不知已無氣質言之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人物氣以成形而理因賦焉所謂命也理何理也即太極之理流行而為元亨利貞者是也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天人非二理也人未受而為性則惟可以元亨利貞言而未有仁義禮智之名耳得天命之元在人性為仁得天命之亨在人性為禮得天命之利與貞在人性為義與智天所賦之命即為人所受之性此所謂天命之謂性也率循也循其性之

自然而行之於身即道也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  
以至仁民愛物仁之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  
以至于敬長尊賢義之道也循其禮與智之性則恭敬  
辭讓之節文是非邪正之分別禮與智之道也率非用  
力之謂順其所受之性而行其所當行者耳此所謂率  
性之謂道也使人皆全其天命之性而共由其率性之  
道則何待于教哉惟夫性道雖同而氣質有異太極動  
靜而為陰陽陰陽變合而為五行而人生焉太極之理

已不能離乎二五之氣之中人稟太極之理以成性稟  
二五之氣以成形天地之性其能離乎氣質之中乎氣  
清質粹之極者為聖人故性焉安焉而氣質不能拘焉  
自聖人以降則氣有清濁質有粹駁隨其分數之多寡  
而智愚賢不肖于是乎分賢智之于道不免于過愚不  
肖之于道不免于不及過不及皆差也其不能全天命  
之性一也斯人也何可無聖人之教哉聖人之道亦非  
外立一道以為教也不過因人所率循之道而品節之

以為教使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耳辨親疎之殺而使  
各盡其情則仁之教立矣別貴賤之等而使各盡其分  
則義之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守而不失則禮之  
教得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別而不差則智之教明矣  
品節仁義禮智之道以為仁義禮智之教使不能知其  
性之所有而全之者今皆不拘于氣質不蔽于私欲而  
無過不及之差以復全其仁義禮智之性焉此所謂修  
道之謂教也常人之性不免拘于氣質清濁粹駁之雜

故不能全其所受于天者而有待于教聖人之性超然于氣質極清極粹之表故其功能有助于天而為天下以立教有降命之天不可無立教之聖人也如此夫噫此子思子之言也亦嘗知其所自來乎六經言性自湯誥始子思之言性實自湯誥出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以天賦之命言也于下民之三字已畧見人所受之意矣若有恒性以人受之性言也若之一字已畧見率性之意矣克綏厥猷惟后猷即率性之道而后之克綏厥

猷即脩道之教也謂子思之言不自成湯來可乎下文所謂大本之中性也達道之和道也自誠明謂之性性焉之聖無待于教而為人立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復焉之賢已不能無待于教而况愚不肖乎篇首之天命始乎言天篇末之上天之載終乎言天夫然後知道之大原出于天深矣乎

好名之人一節

觀人之法當於名實誠偽之間辨之慕其名而為之者

偽耳非實焉而誠也故或矯情于其大而不覺露真情于其小知此則可與講孟子此章矣夫讓千乘之國惟聖賢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能之者矣聖賢所以真能者誠也實也故徹表裏貫小大于一誠實而已其安然而讓千乘之國者也如此克勤其小物而不忽于其小也亦如此好名之人能之非出于誠實也徒出于一時之釣名干譽而勉強為之耳非本能輕富貴之人也乃偽也惟其偽也故于大處雖勉強而于小處不覺發露

是以千乘之大國能矯情脩飾以讓之而于一簞食豆羹之小不覺其情發露而較之其心蓋以為千乘之國辭受之間萬目瞪之不止十目所視而已近可以盜名于一時遠可以眩名于千載故為之然名也非實也勉也非安也表也非裏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必謂人何暇注目于斯焉所以不覺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于忽易不虞之地也蓋好名之偽不及偽為于此焉之表而鄙吝之誠于中者反露焉忽之故也是以聖



賢觀人之法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然後見其所安之實也蘇氏嘗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或曰是則然矣聖賢之真能讓國者其于食羹之小之類亦克勤不忽焉有可證乎曰有堯舜泰伯能讓天下尚矣不待言矣真能以國讓者其夸齊李札乎夸齊讓孤竹李札讓吳皆誠也非名也故夸齊則聞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之盟相視而嘻笑之卒能食薇而餓焉李札則一劔之微心許徐君卒掛于其墓至

于舍室而耕以食焉大者固純全于小得失亦何嘗漏  
綻乎是蓋徹表裏貫小大于一誠實者也其與好名之  
人偽于表而非誠于裏勉于大而不覺露于小者所以  
不可同年而語也或又曰人之度量相去甚遠有斗筲  
之量有江海之量好名之人能以國讓此江海之量者  
如鄧彪劉愷以國讓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者近  
之苟非其人則簞食豆羹見于色此斗筲之量者如羊  
斟之羊羹不與而敗華元劉殷之醵炙不得而怨庾悅

者近之蓋謂兩等人也奚必以是論哉曰斯意也廣漢張氏之說也然較之集註之說則味不同矣且朱子答問嘗有曰苟非其人其人指其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其說章章明矣講學者其能深繹之否乎

子貢問為仁一章一鄉之善士一章

人之大倫有五朋友居其一友也者所以輔仁所以責善者也師弟子云者其名雖不列于大倫然朋友之尊者為師其幼者為弟子皆朋友之屬也孔門之教莫大

于求仁孟氏之教莫大乎性善子貢問為仁而孔子以  
友士之仁答之孟子言性善而今以友士言之蓋以友  
所以輔仁所以責善欲資之以輔我之仁責我以善則  
不容不友其仁者不友其善者也然取友之道安有限  
量哉勢有貴賤道無貴賤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孔子言  
友其士之仁者而必先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豈非欲  
人之取友不當拘于勢之貴賤歟孟子言友天下之善  
士而必繼之曰又尚論古之人豈非欲人之取友不當

限于時之古今歟孔子答問仁者多矣若克己若敬恕若先難後獲或直指全體或明示切要獨于此以事賢友仁言何也程子曰此為仁之資也藝成而下者之工欲善其事猶必先利其器豈有道成而上之君子欲為仁而可獨學無友不廣其為仁之資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居是邦也而無大夫之賢士之仁者乎賢以事仁以德言非大夫賢而未仁士仁而不賢也大夫已仕而其仁已著于事業士未仕而其賢方蘊于德性故

曰仁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必謂魯多君子故子賤得資取之而為君子今以君子而居是邦也安有不友士之仁而能資之以輔我之仁者然使拘于友士之仁而不知事其大夫之賢則取友之道狹矣事之為言師之之謂也比之于友則有尊嚴敬事之意又加一等矣大夫之于我勢雖不同道無不同士之仁者固我為仁之資也大夫之賢亦我為仁之資也大夫之一言一行一政一教其德可師其行可法我能尊而事之資而取

之則于士之仁者有相觀而善之益于大夫之賢者有  
下觀而化之工而為仁之助弘矣此孔子答子貢問仁  
之大意也孟子道性善朱子嘗謂學者能體會孟子之  
意則七篇之中無非性善之理誠哉是言孟子此章雖  
主取友言之然善之一言諄諄凡數言無非性善之意  
也人性本無不善也今曰一鄉之善士則以善蓋一鄉  
言一國天下之善士則以善蓋一國天下言以人性之  
皆善而此有蓋一鄉一國與天下之善豈其性獨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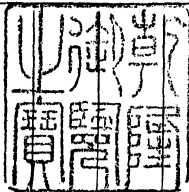
異乎哉均此賦予之善者雖人性之所同能不失于賦  
予之善而充極之者則善士之所獨此所以有善士之  
名也然善士之善雖蓋于一鄉一國與天下也善士之  
心則未嘗自謂其善之足以蓋一鄉一國與天下也善  
士之善雖充其極善士之心則無紀極是以貴于取友  
也一鄉之善士曷嘗謂其善蓋一鄉而不友一鄉之善  
士哉一國與天下之善士曷嘗謂其善蓋一國與天下  
而不友一國天下之善士哉一鄉之善士而能好善不



已資責善之益而不已則進進而為一國之善士矣一國之善士而能好善不已資責善之益而不已則進進而為天下之善士矣能為天下之善士非自爾也以其能友一鄉一國與天下之善士故能兼一鄉一國與天下之善而為我之善也士而能為天下之善士性雖充其極矣而其心則安所極哉使止于友天下之善士而不尚論古之人則取友之道猶未免于狹也古之人于我時雖不同道無不同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

論古之人古之人不可得見矣然古之人之德行事業  
言辭則載于書詠于詩未嘗不可于今之世而見古之  
人也人之好尚各以類合或曠百世而一心或同堂席  
而異意何也有心中之善而後能取古人之善有方寸  
之古人而後能知方冊之古人我能為天下之善士矣  
豈有誦詩讀書而不知古人之為人者乎是以必論其  
當時行事之迹也行事之迹也者考其托之行事與詩  
書之載諸空言者合也是尚進而取友也上進而取友

者不徒取今人之善必等而上之而取古人之善也善  
無終窮取友以為我之善者亙今古而無窮至于此豈  
獨為一世之善士而已乎此孟子論友一章之大意也



定宇集卷十三